



朱新望动物故事

ZHUXINWANG
DONGWU GUSHI

牧羊狗 将军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朱 新 望 动 物 故 事

牧羊狗 将军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651-5 / Z·473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牧羊狗将军/朱新望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5.8
(朱新望动物故事丛书)

ISBN 7-5324-6651-5

I. 牧... II. 朱...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80427号



牧羊狗将军

朱新望 著

古 雨 图

陆 及 装帧

责任编辑 韩关治 美术编辑 赵 奋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责任监印 史建平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网址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江苏省宜兴市教育彩印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125 字数:79千字

版次: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,100

定价: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牧羊狗将军



青牛村的狗群哪儿去了？一场大战，不许侵犯疆界 / 1



下夜。有野兽在山坡下面。狼叨儿埋怨黄黄见死不救 / 12



黄黄认识了俊秀的黑狗儿，真好！空中来了强盗，又是一场大战 / 26



羊信儿点火引来了狼，上下两路袭击，黄黄受委屈，夺回绵羊 / 40



拼死救狮狮，小羊信有些愧疚。阴间转了一转，老羊信给大山作揖 / 55



天气也是牧羊人的大敌。要命的危险迫近。黄黄救下羊信羊群，被暴打一顿 / 73



黄黄负气出走,思念老羊倌。看到一场殊死拼杀。集体,一个多么伟大的聚合 / 88



在陡阳坡,黄黄加入小黑狗一群。这儿的牧羊人喜欢它,它还是走了 / 102



狼又来了。狗群与狼决斗。好个忠勇的黄黄。一只大雕叨走了母狼 / 119



狼叨儿的英勇与冒失。山中之王八面威风。黄黄咬到豹脖子,羊倌保住性命 / 134

尾声:山顶上的坟墓。牧羊狗将军 / 155



青牛村的狗群哪儿去了？一场大战，不许侵犯疆界

1

黄昏降临了，太行山的沟沟谷谷，升起了如烟似雾的暮岚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夕阳下，几声粗犷低沉的号角，打破了山野中的宁静，在青牛河两岸久久回荡。号角声穿过茂密的庄稼地，穿过黑黝黝的河谷，穿过青石嶙峋的乱石滩，给这深山老峪更增添了几分原始、神秘的色彩。

牧羊人招呼牧羊狗啦！青牛村的人们说。

太阳落，太阳落，大狼背着小狼过。这是青牛岭一带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民谣。现在，狼比过去少多了，但还有。牧羊人放羊的时候，不得不带上一群牧羊狗。青

牧羊狗将军

牛村如此,其他深山中的村庄也如此。而牧羊人招呼牧羊狗的时候,便使用羊角号,这玩意儿用弯弯的大犍羊角做成,就地取材,不花钱,声音还传得远。

青牛村的牧羊狗群,你们到哪儿去了呢?

今天下午,年轻的羊倌狼叼儿回村来了。他是来取饭的——通常,饭并不需羊倌自己来取,但常年在野外放牧,羊倌们也很想家,总要回来看一看。羊倌回来的时候,把牧羊狗群也带回来了。现在,羊倌离村了,狗们便也跟上去,跟着主人去下夜。

所谓下夜,是太行山里牧羊人的一句行话。山里交通不方便,山田种得高,粪肥很难送到田里去。山里人便祖祖辈辈沿用流传下来的老办法。全村合养一大群羊,雇两个人赶着绕山转。白天放羊吃草,晚上看哪块空闲地该施肥了,便把羊赶去。羊儿在地里站起卧下,屙屎撒尿,盘来踩去,折腾一夜,地里便有了肥。防羊儿半夜里起来偷吃庄稼,防狼豹钻进羊群糟践羊儿,这便是太行山里牧羊人和牧羊狗的艰险任务,这就是下夜。

年轻的羊倌提着饭罐子,大步流星地走在山道上。一边走,一边紧张地左看右看,弯弯的羊角号挂在脖子下,不住地在胸前晃来荡去。他的耳朵也竖得高高,努力谛听山野里的声音。深山中野兽多,牧羊狗没有在跟前,他的神经绷得就有些紧。





他在深山中长大,他的浑号就是在他出生时,狼闯进了村子,叼走了一只猪崽儿,因而落下的——狼叼儿这名不大好听,但村里人都这样叫,他也无奈。

太阳就要落山了。橙红色的巨大光轮像一张大大的、刚烙好的红高粱面饼,散发着腾腾热气,低低压在西边的山尖上。山野里似乎也流动着一股微微的熟饼的香气,逗引着人和动物的食欲。炊烟在青牛村上空缭绕,偶尔从村中传出的一两声鸡鸣驴叫,更使这山村显得宁静异常。山野里,暮色四合,朦朦胧胧的黑暗正从山石后面,从树丛中,从密密的玉米地、高粱地里悄悄飘起。大概是一只山鼠,匆匆从盘绕在山坡上的小道跑过,蹬落了一块石头,哗啦啦地滚下来,清脆的声音久久在人的心弦上敲击,使人的头发不由得一阵阵竖起……

夜,深山中的夜,就这样开始了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一阵粗犷的号角声再次响了起来。这声音已远离了青牛村,带着焦急,带着责难,强烈地撼动着空气,从高高的山坡上向每一片丛林、每一条沟壑飞散。青牛村的人们听到号角声,无论在院里忙碌还是在屋中劳作的,都不由得抬起了头,脸上挂上了困惑和不安。

“狗,青牛村的牧羊狗们,你们怎么还没跟上主人呢?”



就在号角第一次响起的时候，青牛村南的一片枣树林里，刚刚结束了一场流血的战斗。

一只大狼狗窜出枣树林，箭一般地向南飞跑。这狗像小牛犊般高大，腹部的毛色浅黄，到背部才渐渐黑起来。大狼狗把尾巴紧紧夹在两条后腿之间，一边跑，一边不住地回头看，粉红色的眼睛里闪露着惊恐的光。它的咽喉、屁股以及急急摆动的前后腿上，一片片伤口皮破毛秃，咕嘟咕嘟地冒出黏稠的血浆。

枣树林的另一面也跑出了几条狗。这些狗一条跟着一条，迈着懒散的步伐，不慌不忙地踏上了向西去的山道。

打头的是条没阉过的黄狗。这狗不算高大，也不肥，却肌肉凸出，腿脚粗壮。狼一样的尖耳朵，硬邦邦地耸立在棱角分明的额头上。这狗正当盛年，紫葡萄色的眼睛里，透出雄性的剽悍和慑人魂魄的威严。夕阳照着狗嘴边的几片血迹，它一面小跑，一面伸出舌头，左一下，右一下地舔食。它的白尾巴高高耸起，长长的鬣毛飘扬着，就像一面迎风的旗帜。

这是一条本地种的牧羊狗，青牛村的人们叫它黄





黄。

跟在黄黄后面跑的,是脖子上戴着项圈的花花。这是一条雄壮高大的花斑狗。脸面宽阔,胸脯滚动着一块块肌肉。远远看去,它更像一头黑白花的小牛。花花身上也沾着血迹,嘴角还挂着一撮浅黄色的毛。它不顾这些,一边跑,一边摇动耷拉下来的大耳朵,竭力谛听黄昏山野里的声音。铁刺林立的项圈下,吊着一个小铃儿,随着它的跑动,发出一阵阵脆响。

再后面是一条油光水滑的紫黑毛狗。这家伙细腰细腿,跑起来轻轻巧巧,潇潇洒洒。粉红色的鼻子和烧火棍般光溜的短尾巴,标志着血液中的猎兔狗成分。它也戴着铁刺尖利的项圈。这条狗叫“泥鳅”。

最后面的也是一条黄狗。个头和黄黄差不多,模样凶狠,并且只有半截尾巴。在一次和狼的搏斗中,它吃了亏,半截尾巴被狼咬去了。

四条大狗“突突突”地跑着。它们跑过村边,跑过黑黝黝的庄稼地,跑过栽着密密小树秧的苗圃,虽然没有咆哮,没有叫,但那身躯上滚动的肌肉,冷漠、野性十足的眼睛里闪烁的眼波,张开的大嘴中、尖尖犬齿反射出来的寒光,仿佛使空气都在不停地战栗。

这就是青牛村的牧羊狗群。这些狗,有的是羊馆从小养大的,有的是村民帮衬的,有的是自己跑来的。这

牧羊狗将军



些狗虽然在村里立有“户口”，有“村籍”，按时由羊馆从众人家领回它们的口粮，但跟羊群不一样，它们是出力挣钱，来去自由。这在太行山里的牧羊人看来，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

狗们今天必须自己上卧场了。它们迈着溜撒的步子，颠颠地小跑。从刚才的号角声里，它们已经知道，羊馆出发了。狗们清楚，现在是夏天，野外食物丰富，狼们一般不伤人。它们只要嗅着那双大脚丫子留在山道上的汗臭，找到卧场就可以了。

太阳落山以前，它们曾在村口等过羊馆。可羊馆迟迟不出来。它们正等得心烦气躁，来了一群狗。于是，鬼



使神差,它们离开了村口。

3

那是邻村的一群狗。这群狗吠叫着,奔驰着,掀腾起一片不大不小的灰尘。它们的前头,一只吓昏了头的野兔在没命地逃窜。不知不觉间,这群狗闯过了“疆界”,一直跑进青牛村边的枣树林子。

狗们是有自己活动“疆界”的。这“疆界”虽然没有界墙,没有铁丝网,但有狗们在自己活动地盘的边缘,通过屙屎、撒尿、蹭痒留下来的气味。狗群与狗群之间,彼此都极重视自己“领土”的完整。一旦发现狗群越界,就要被看做挑衅、侵犯并要发生争斗。现在,邻村的狗群不仅越过了边界,而且在青牛村狗群的注视下,一直耀武扬威地闯到了青牛村边。这可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大事!

青牛村的狗群咆哮起来。

正在奔驰的狗群愣了一下,站住了。但当它们看清青牛村口有四条狗时,它们蹲了下来。灰尘在枣树林间飘荡,渐渐淡了,散了,浓重的狗气味却在林子里弥漫开来。这群狗没有要退走的样子。领头的大狗,就是那只狼狗,甚至抬起一条后腿,挠起脖子上的痒痒。它们有

牧羊狗将军

七八条大狗，而那条尖耳朵狼狗，比花花还高出一截儿。

这是明显的藐视！青牛村的狗们纷纷站起来，一边凶狠地吠叫，一边把耳朵贴到脑后，穿梭似的在村口来回走动。这是狗们在发怒，在威胁，在下最后“通牒”。

邻村的狗群中有两条沉不住气了，汪汪地叫两声，站了起来，把尾巴紧紧夹在后腿中间——这是在道歉，但其他的狗还蹲在地上。它俩看看伙伴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蹲下了。

青牛村的狗群再也按捺不住。花花率先跳过去。一场鏖战爆发了。

顷刻间，枣树林里成了个乌烟瘴气的世界。穿进林子里的一条条夕阳光柱中。尘土和狗毛到处乱飞。狗们有的撕咬在一起，有的往来冲突，有的像摔跤似的互相绕着转圈，寻找对方破绽。各种各样的狗叫声彼此掺杂混响，震耳欲聋：那低沉有力的“呜呜”声，是在威胁；那短促持续的“嗷嗷”声，是在呼痛；那尖厉颤抖的“呜儿呜儿”声，是在求饶。

花花和那条领头的大狼狗转着圈儿扑打。泥鳅和半截尾巴远远避开大狼狗，专拣个小体弱的撕咬。黄黄颈上的毛一阵阵蓬起，在林子边急躁地走来走去。它不轻易和其他狗打架，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上阵。有



两条狗不知趣地凑了过来，它冷冷地盯了它们一眼。那两条狗像忽然触了电，嗷地惊叫一声跳到一边，夹了尾巴，再也不敢上前。

“汪、汪，嗷嗷嗷……”

花花忽然惨叫起来。它被大狼狗撞倒了，肩部被撕下一块皮，血汨汨地涌出来。泥鳅和半截尾巴怔了怔，胆怯了，悄悄向黄黄身边靠拢。一时间，邻村狗群的气焰陡地高涨起来。

黄黄溜了过去。大狼狗还要撕咬倒在地上的花花，黄黄肩一扛，把它撞开了。大狼狗凶狠地咆哮起来，黄



牧羊狗将军

黄盯了它一眼,大狼狗并不示弱。黄黄只好皱皱鼻子,龇出牙,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威胁。大狼狗愣了一下,大约也看出对手不好惹,便闪过黄黄,向刚刚聚拢到黄黄身后的半截尾巴和泥鳅扑去。半截尾巴和泥鳅害怕了,呜儿呜儿叫着讨饶。黄黄怒火陡起,眼里射出凶光,就在大狼狗绕过它的一瞬,猛一折身跳了起来。狗们还没来得及看明白,它已将对手喉咙咬住,只一抡,大狼狗便像只肥羊似的满地乱滚,大狼狗不服输,呜呜地吠叫着,四条腿乱踢,还要站起来拼命。黄黄鼻子里哼出可怕的一声,重又扑上去。利齿一闪,大狼狗的脖颈豁开了一个大口子……当黄黄满嘴是血抬起头,其他狗们早吓得四蹄翻天,呜儿呜儿叫着钻出枣树林,向本村狂逃而去。

黄黄舔舔嘴边腥腻的鲜血,抖了抖身上的土。花花、泥鳅和半截尾巴乘机向瘫在地上的大狼狗下了口……夕阳有一半儿落到山背后去了,青牛村边高大的杨树上,鸟雀一片声儿地惊叫……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号角在暮色中响起。牧羊人在召唤了。

青牛村的狗们停止撕咬,一齐仰起头,谛听粗犷低浑的声音。片刻,又不约而同地钻出枣树林,颠颠地向青牛岭跑去。



大狼狗遍体鳞伤，嗷嗷哀号着，缩起四腿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——这是狗们彻底投降的表示。大狼狗的傲气被完全击溃了。它一动不动，偷眼看着青牛村的狗群撇下自己，就要钻出小树林，才一骨碌爬起，箭一般地逃走了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暮色苍茫的夜空中，又传来了号角声。

泥鳅、半截尾巴加快步伐，几步撵过黄黄，跑了上去。它们已听出，这第二遍号角声中隐隐渗出责难与威胁。花花也有些急躁，加快了脚步紧撵。黄黄抬头看看天，依然不紧不慢地甩动四条腿。它不明白，天色尚明，年轻的主人有什么必要着急。



下夜。有野兽在山坡下面。狼叨儿埋怨 黄黄见死不救

1

一弯金黄色的新月，撞在蓝黑色的夜空中。月儿旁边，有一缕淡淡的云气。天空中的星星不多，只是在远离月牙儿的地方，才有几颗银钉一样的星，悄悄向下面的大山眨眼。

明天，将又是一个好天气。

吃罢主人扔过来的食儿，狗们散在羊群周围卧好了。太阳一落山，大山里的暑气立刻消退了一多半儿。风拂过石头，拂过草木，吹淡羊群上空的膻气味儿，带来了清爽的凉意，人们甚至感到有点儿冷。不过狗们不怕，它们的皮毛比山外平原上的狗厚实多了——这也许是无无论什么季节，大山里的牧羊狗，看起来都比其他